

從「梅麗」到「美麗」：

從現代性視角看西西《美麗大廈》

邢辰*

摘要

城市書寫是西西寫作中的顯學，然而相較於《我城》、《飛氈》等小說，《美麗大廈》卻甚少引起學界注目。本文以「現代性」為視角進入西西書寫香港城市之小說《美麗大廈》。論文首先聚焦於《美麗大廈》中電梯正常運轉部分，以德勒茲（Gilles Deleuze）在《時間-影像》（Cinema2: The Time-Image）中所提出的純視聽影像（pure optical and sound image），即現代性情境中感知-運動圖式之斷裂形成的視聽符號世界，論析居民之間的疏離、其面對情境的無反應以及失語狀態。然後將焦點放置於《美麗大廈》中電梯壞掉以後的居民生活，探討西西對現代性的回應方法——懷舊（nostalgia），即藉電梯壞掉之事件使大廈居民重返前現代社會，使用博伊姆（Svetlana Boym）《懷舊的未來》中對懷舊的探討以及由此提出的兩種懷舊——修復型懷舊（restorative nostalgia）與反思型懷舊（reflective nostalgia），來探討西西的懷舊所具有的複雜特質。

關鍵字：西西、《美麗大廈》、現代性、城市無故事、懷舊

*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碩士生。

Xi Xi's Reflection of Modernity in *The Merry Building*

Xing Chen*

Abstract

Xi Xi is devoted to city writing, but *The Merry Building* hasn't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compared to *My City* and *The Flying Carpet* until now. This paper takes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to discuss Xi Xi's novel: *The Merry Building*. First, it will analyze alienation, nonresponse and aphasia among residents living in "the merry building". Gilles Deleuze's pure optical and sound image which is mentioned in *Cinema 2: The Time-Image* will be used in this part. Then, it will pay attention to the novel where the elevators were broken and discuss how Xi Xi made residents go back premodern life with nostalgia. Svetlana Boym's theory on nostalgia and her two categories of nostalgia, which are restorative nostalgia and reflective nostalgia, will be explained to discuss the traits of Xi Xi's nostalgia in *The Merry Building*.

Keywords: *Xi Xi, The Merry Building, modernity, nostalgia, no stories in city*

* Master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一、前言

《美麗大廈》與《我城》同為西西（原名張彥，1937-）七十年代創作之長篇小說，其相似之處乃在於共同關注了香港城市發展議題。但相對於《我城》多元透視的複調敘事手法，《美麗大廈》則返回單一敘事，取徑《我城》中阿果母親、悠悠及阿北的視角¹，以身負歷史的大廈居民為主角，²講述城市現代化發展初期一座十二層樓高的名為「梅麗」大廈內電梯壞掉之影響居民生活的故事。從「梅麗」到「美麗」的置換，起因是剛剛搬到大廈不久的敘述者之台灣友人寄信時的筆誤，將敘述者之地址「梅麗大廈」寫為「美麗大廈」。奇妙的是，友人的信卻總能準確無誤寄送到敘述者住處。「美麗大廈」源於一個美麗的錯誤，但西西以「美麗大廈」而非「梅麗大廈」為書名，卻體現出西西對前現代社會的懷舊（nostalgia），因為自象徵現代性的電梯壞掉以後，「梅麗大廈」才呈現出一派美麗之姿。

與《我城》相比，《美麗大廈》在學界鮮少引起論者興趣，目前僅有謝曉虹單篇論文〈通道的美學——讀西西《美麗大廈》〉探討了《美麗大廈》眾多陌生人藉由通道所協調、組織的公共生活及其體現出來的通道美學。³謝曉虹以香港主體性為位置，延續的是《我城》一貫備受認可的「本體認同」書寫，以較為積極、樂觀的視角討論《美麗大廈》中大廈居民對公共生活的建築，也體現了一種城市發展的「未來感」。但謝曉虹卻忽略了《美麗大廈》中居民公共生活得以更進一步的前提卻是「電梯壞掉」這一事件，其中所折射出的西西對現代性議題的思考在此應該得到關注。

現代性是西西書寫中一直較為關注的議題，在《我城》中，西西以阿果、悠悠對現代工業機器的反思帶出其對現代性的思考。阿果在電話公司上班的同時，思考有了電話人之間的交談反而變少了⁴，工業機器便利了人的生活，卻也剝奪了人的溫情生活。悠悠不喜歡機器，她質疑電梯、公共汽車按鈕的價值，稱二者雖然方便出行，但停電了電梯會困住人，而公共

¹ 陳潔儀通過統計分析，發現《我城》有四組視點不同的時間意識，分別為未來觀、過去時間意識、超現實時間以及後設時間。其中阿果母親、悠悠及阿北即為過去時間意識的代表。陳潔儀，〈《我城》的現代性：「未來觀」與「時間共存」〉，《中山人文學報》第26期（2008.12），頁69-71。

² 《美麗大廈》的居民大多為外來移民，他們操持各地方言如上海話、廣東話等，對於從上海移民來香港的西西來說，上海童年生活一直是她念念不忘的記憶，這可在《候鳥》中得以窺見。可參考西西，《候鳥》（臺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2018）。

³ 謝曉虹，〈通道的美學——讀西西《美麗大廈》〉，《淡江中文學報》第36期（2017.6），頁227-250。

⁴ 西西，《我城》（臺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1999），頁43。

汽車按鈕可使售票員、守閘員失業。⁵悠悠尤其不喜歡洗衣機，她偏愛用手洗衣服，但面對著一種新發明的無泡沫的肥皂水，悠悠發出感歎：

沒有泡沫的肥皂水，連吹肥皂泡的幻想也失卻了。悠悠用沒有泡沫的肥皂水來洗衣服，感到很別異。那種感覺，完全如同吞服一片維他命丙的藥餅而對自己說即等於吃進一隻充滿陽光水分的橙子。吃維他命藥餅的感覺事實上不等於吃一個甜橙的感覺(吃維他命藥餅的感覺事實上不等於吃一個甜橙的感覺，又不是維他命藥餅的錯)。

6

在《我城》裡，西西已經看到城市生活乃是一種機器生活，電話、洗衣機、電梯、公共汽車等機器工具包裹了人的世界，現代機器對人進行感覺剝奪，而以悠悠為代表的帶有前現代社會經驗的香港人來說，他們過去的時間意識時時湧動，渴望著一種機器之外的溫情生活。

在《我的喬治亞》中，西西在手動佈置喬治亞娃娃屋與想像喬屋內一家人生活兩度敘事之間穿插了自己對喬先生一家所處的英國十八世紀工業時代的批判。首先工業革命雖然帶來了社會的發達與富裕，但富有的僅是少數的資產階級，而在工廠裡工作的勞工生活條件惡劣，甚至不能與家人共同生活，成為了工業化大背景下的「螺絲釘」，與機器並無二致，喪失了人的生活權利。⁷工業化之後緊接著便是商業化社會，在此消費觀念改變了，購物不是因為需要，而是為了滿足自我的虛榮心，攀比、炫耀之風盛行，人的慾望被擴大化，樸實、勞動、節儉、誠實等品德被拋棄，滋生的是奢侈、浪費、懶惰、欺騙，人終於異化。⁸由於西西對現代性的批判，在佈置喬屋的過程中，西西一反真正的喬治亞房子的裝飾，以儉樸、實用取代奢華、繁瑣，體現了西西作為二十世紀人對現代性的反思。

「現代性」意涵豐富且複雜，不好定義，金耀基從工業化、都市化、普遍參與、世俗化、高度的結構分殊性、高度的「普遍成就取向」六個方面闡述了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亦即現代性與前現代性之區別，其中在工業化與都市化方面，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之不同體現在現

⁵ 同前註，頁 21。

⁶ 同前註，頁 22。

⁷ 西西，《我的喬治亞》（臺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2008），頁 98。

⁸ 同前註，頁 100-101。

代社會的主調是工業地，傳統社會的主調是農業地；現代社會以都市為主要生活形態，傳統社會則以村落為主要生活形態。⁹西西在《我城》與《我的喬治亞》中對現代性的批判即是從工業化與都市化對人的異化展開。在《美麗大廈》中，西西繼續以都市為陣地，進一步思考都市中的人際關係問題，探問現代性情境中人該如何相處。因此在《美麗大廈》中，西西得以更加深入地處理她對處於現代性情境中的人之思考。一方面，西西的書寫即扣合了現代性情境的表達方式，另一方面，西西作為移民一代，腦海中的前現代生活記憶使得她對現代性保持距離，對前現代生活的懷舊由此浮現。¹⁰是故，本文以「現代性」為視角進入西西書寫香港城市之小說《美麗大廈》。首先聚焦於《美麗大廈》中電梯正常運轉部分，以德勒茲（Gilles Deleuze, 1925-1995）在《時間-影像》（Cinema2:The Time-Image）中所提出的純視聽影像（pure optical and sound image），即現代性情境中感知-運動圖式之斷裂形成的視聽符號世界，論析居民之間的疏離、其面對情境的無反應以及失語狀態。然後本文將焦點放置於《美麗大廈》中電梯壞掉以後的居民生活，探討西西對現代性的回應方法——懷舊（nostalgia），即藉電梯壞掉之事件使大廈居民重返前現代社會，使用博伊姆（Svetlana Boym, 1959-）《懷舊的未來》中對懷舊的探討以及由此提出的兩種懷舊——修復型懷舊（restorative nostalgia）與反思型懷舊（reflective nostalgia），來探討西西的懷舊具有何種特質。

二、「城市無故事」：現代性情境下人的疏離與失語

《美麗大廈》並不是一本好讀的小說，尤其是小說的前半部分，純感官的描述推演敘事進度，但故事卻未上演。西西在此將筆觸對準大廈環境與日常生活，以敘述者為移動定點，在他緩慢遊蕩於大廈的走廊、電梯、樓梯、天台等空間的同時，細部描述大廈內靜物一般的景觀。小說第一章中，剛搬到梅麗大廈不久的敘述者從電梯裡走出來準備回家，但在進門之前想起來自己忘記了攜帶大廈互助基金會的收據到樓下，於是他回家拿了收據再次出門，他

⁹ 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卷1（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頁93-99。金耀基亦指出，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並不存在著明確的界限，沒有絕對的傳統社會，亦沒有絕對的現代社會，反之，人類的社會應該是一個連續體，是動態的而不是靜態的。

¹⁰ 本文所謂的「前現代社會」意指不同於梅麗大廈之熟人社會，西西在《候鳥》中書寫的主角一家在上海時的生活可資參照。西西幼年在上海的生活是一種熟人之間的溫情生活，其時並未產生陌生人之間的疏離，因此具備前現代社會質素。

行走在走廊裡，對走廊以及鄰居家作了一系列的純視覺描述：

管理大廈的一位職工停在西段樓梯的通道上擦洗地磚。他把長柄的地拖浸入混拌著潔淨劑溶液的白漿裏，然後著手擰落水份就地耕耘。他竟衣著白衫，把整體的重量凝集在一塊濕滴答的棉紗線上。他提挽著桶和拖把愈走愈遠，白濛濛地削直身子，擺蕩起忽明忽暗的腰背和四肢的關節，漸漸隱退為斷崖間一道及其纖窄的瀑布，同時擴散著瀑布濺激所挾來的砭骨的陰寒。¹¹

此段文字敘述了大廈職工在走廊上清洗地磚的過程，西西用精密、細緻的文字描述了職工的外形和他清洗地板一系列的連續動作，而這一段「影像」即是敘述者的視覺觀察。敘述者作為現代都市人，他規矩地行走在大廈內，遇見了清洗地板的職工，也只是觀察眼前的「景觀」，作為一個個體的人他能感受到走廊空氣中的「陰寒」，卻未能延伸出動作，與大廈職工亦無直接的交流。接下來，敘述者繼續無微不至地描述地磚的形態、走廊上鄰居家的門口景觀，然後，經過了似乎是漫長的時間後電梯門才開，也就是說，前文提到的職工清洗地板、敘述者凝視地板、注目鄰居門前，在閱讀過程中是一種緩慢的描述，我們能夠清楚感受到時間緩慢地行走，但在實際的故事時間裡，這段時間最長不過幾分鐘。因而，《美麗大廈》的敘述時間實際上是大於故事時間的，純感官的文字描述造成了這種閱讀感受，日常的沉寂時間被西西以純感官的文字刻意延展開來，帶給讀者的是一種透不過氣的不可承受感，這就是現代性情境的基本狀態，面對一個人、一個情境，現代人只會看、只會聽，並不能與之發生關係，呈現為一種無反應的疏離與失語狀態。

齊美爾 (Georg Simmel, 1858-1918) 在〈大城市與精神生活〉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中指出大都會與小城鎮、農村的差異在於，後者的生活感官-精神狀態是一種緩慢、熟悉、平穩流暢的韻律，而大都會人的精神生活本質上具備一種知性品質 (intellectualistic quality)。齊美爾指出，面對情境時，生活在小城鎮和農村的人是感性的，會產生情緒化反應，都市人則將反應轉移到精神活動 (mental activity) 領域，

¹¹ 西西，《美麗大廈》(臺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書店有限公司，1990)，頁2。關於《美麗大廈》之引文，以下將採隨文註。

他們是理性的。¹²大都會人的這種理性方式的回應在內心展開，並不具有外化的情緒、情感特徵，因而當他們在內心消化了自己對情境的反應，在實際環境中往往不產生回應，也就是齊美爾所謂的保留態度。當知性代替了感性，都會人的無反應致使人與人之間的冷漠、疏離成為常態，這亦是《美麗大廈》中居民之間疏離的原因，知性所導致的無反應、失語是都會人疏離之根源。因此，在沒有回應的情況下，都市人面對環境只有觀察，如《美麗大廈》中敘述者的內心獨白：

那些日子裏，坐在窗前，你可以俯視底下的古舊樓宇，附近的工廠和遠處的山丘，此刻你不再看見。豎立在窗外的樓宇把一切阻隔，把山和你割切，把原有的樓層淡出，把工廠改變焦距。你將側轉頸脖，看見對面的窗間人來人往，對角的晾衣竹後，有人閒立著看你如何生活。（頁 177）

現代都市人的知性品質切斷了彼此間的往來，亦告別了前現代社會的溫情生活，人與人之間的溫情以冰冷的知性取代之。如此，在大廈這個既公共又有限的空間裡，每個人都在看與被看，既是觀看的主體，亦成為了被他人觀看的客體。

現代都市人的疏離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感，彼此無法產生深入的友鄰關係，就連平時的交談亦是表面性的、應付性的。我們發現，《美麗大廈》的世界極其安靜，人與人鮮少交談，大廈居民沉默地沉浸於各自的「頭腦世界」中。他們雖共處一座梅麗大廈，但同一的空間卻滿載著沉寂，用沉寂來代替安靜或許更恰當，因為這種安靜無法使人心情愉悅，反而產生了疏離感與隔膜感。《美麗大廈》中居民間為數不多的交談常常發生在電梯內。小說第二章敘述了敘述者與大廈裡管理員和一名無名婦人的交談，敘述者與管理員只是互道早安，並無更多言語，而整個第二章的交談主要由無名婦人的言語構成，這名婦人向敘述者介紹了大廈的生活情況以及一些鄰居，爾後又談到天氣，雖然婦人天生愛攀談，但他們二人的談話也僅限於這些表面性的內容，並無深入，而敘述者更是惜字如金，他的答話總是呈現一種封閉狀態，顯示出他並不想繼續交流下去。接下來婦人在電梯中和其他大廈居民的交談中，我

¹² 德·格奧爾格·齊美爾：〈大城市與精神生活〉，〔德〕格奧爾格·齊美爾著，涯鴻、宇聲等譯：《橋與門——齊美爾隨筆集》（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91），頁 259-260。

們看到他們談話的內容變多了，涉及到婦人的咳嗽、粉刷走廊、做公仔衣服、電鍋失靈、燒香燭、淋花等，但個人也僅是談論與自己利益攸關的話題，甚至當某個人想深入談自己的事情時，聽眾卻已經失去了興趣，小說中寫道：

身染感冒的婦人忽然不停地咳起來，她伸手把一塊花手帕按住自家的口鼻，幾乎想把自己按到窒息的光景，但咳嗽不止，咳得鼻子通紅，眼淚也流掛了一臉。她本來還想和身旁的鄰居交談，敘訴患病的苦況及服藥的過程，但猛烈的咳嗽使她不得不止了說話。而她的鄰居卻因此轉換了新的目標。（頁 27-28）

其實可以想像，即使染病婦人沒有猛烈咳嗽，她的鄰居也不會聽她講下去，或者是聽她講了一些，卻無法回應，因為這位鄰居關心的也是與自己相關的事情。

梅麗大廈互助會的建立就是各個居民自身利益的集中體現。在城市快速發展階段，工程建設以及管理不能同步發展到位。梅麗大廈的居住環境並不理想，居民住在其中遇到了很多問題，比如走廊裡的垃圾、大廈裡有老鼠蟑螂，而大廈的雜亂無章關乎每個居民的利益，因而他們成立了互助會，但我們看到並不是每個人都對互助會盡力，「許多人不來參加互助月會，整整一年都不來」（頁 40），居民最關心的依然是攸關自己利益的事情，這便是現代人的自私，正如西西在《我的喬治亞》中所批判的，現代社會掠奪了人類的美德，代之以人性的異化，這是現代人的悲哀。如果說疏離是現代人彼此間無法產生交集的第一步，那麼對他人的漠不關心則進一步阻止了友鄰之間產生關係。

這樣的現代性情境亦是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法國新浪潮電影以及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1903-1963）的電影所面對的，德勒茲在其論述電影的第二本著作《時間-影像》中指出這些新電影超越了傳統的運動-影像。因為在運動-影像中，感知-情感-動作是三位一體，感知與情感必然會引發動作。¹³易言之，在運動-影像中，人物一定會對情境做出反應。然而在以上所述的新電影裡，感知-情感-動作發生斷裂，新現實主義以及新浪潮面對情境只能感知，而不能做出動作，也就是喪失了回應的能力。德勒茲說，在這些電影中，無意義的走動、

¹³ 萬胥亭，〈假如教室像電影院——德勒茲的電影符號學〉，萬胥亭：《德勒茲·巴洛克·全球化》（臺北：唐山出版社，2009），頁 139。

奔跑、行動是一種常態，角色會看到或者聽到他無法回答或者無法行動的東西，他說，「他更像是在記錄而不是做出反應。他受制於某個視角，被它追蹤或追蹤它，而不是採取行動。」¹⁴這樣的影像德勒茲命名為純視聽影像。在威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 1906-1976）的電影裡，他常常拍攝環境、物品、家具、器皿，情境不在運動中延伸，而是感覺的和聽覺的，而這種情境中的動作面對著情境本身。而在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 1912-2007）和小津安二郎的電影中，我們都能發現他們對日常生活中沉悶時間的獨特審美挖掘，而這種日常情境都積蓄著令人不可忍受的疏離感。

如果把德勒茲的電影理論應用於《美麗大廈》，我們發現，《美麗大廈》中居民的處境正是這種「感知-情感-動作」圖式的斷裂，大廈居民生活在梅麗大廈，他們對其他的人、事、物卻只有感知，即是對周圍環境的觀看與對周圍人聲音的收聽，知性主義使他們無法對情境並做出反應。萬胥亭則進一步指出，這實際上是二戰結束以後世界的狀態，「『感知-運動』圖式的斷裂意味著人和世界的連結斷裂了，人失去了回應世界的的能力，人失去了世界，陷入行動與思想『無能』的麻痺狀態。這是現代性情境的基本狀態。」¹⁵

如果說運動-影像分崩離析之後是一個只有視覺符號和聽覺符號的世界，充滿了平庸與瑣碎，人面對這樣的情境只能看也只能聽。¹⁶那麼《美麗大廈》在電梯壞掉以前，梅麗大廈正是這樣充滿了視覺影像與聽覺影像，故而在這一部分敘事進程極其緩慢，因為人的疏離、失語及對他人的漠不關心，阻止了關係的產生，亦阻斷了故事形成的路徑，這也是為何王安憶會發出「城市無故事」之慨歎。在王安憶看來，在城市生活中，每個人都是工業製造過程中的一個環節、一個階段，城市人無法參與一件事的整個過程。¹⁷而城市的流動性阻斷了熟人網絡的可能，現代人之間的關係是一種陌生人關係，一如《美麗大廈》中的居民之間，他們不知根知底，亦對他人的故事無甚興趣。於是，王安憶說：

城市無故事。這是城市的悲哀。在這裡，我們再無往事可說，我們再也無法悠閒地緩慢地「講古」和「聽古」。故事已被分化瓦解，我們再沒有一樁完整的事情可供

¹⁴ 德勒茲著，謝強、蔡若明、馬月譯：《時間-影像》，頁 4。

¹⁵ 萬胥亭，〈假如教室像電影院——德勒茲的電影符號學〉，萬胥亭：《德勒茲·巴洛克·全球化》，頁 143。

¹⁶ 同前註，頁 142。

¹⁷ 王安憶，〈城市無故事〉，王安憶，《王安憶散文》（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頁 159-160。

饒舌的我們講述，我們看不見一樁完整的故事在我們平淡的生活中戲劇性演出……
於是，我們便只有一條出路：走向我們自己。我們只擁有我們各人自己的內心的故事，而城市，無故事。¹⁸

這亦是現代性情境的悲哀、梅麗大廈的悲哀。顯然，西西對此抱持著懷疑的態度，現代性將走向哪裡？人處於現代性情境下又將如何自處？從實體的建築「梅麗大廈」到小說的名字「美麗大廈」，西西正是藉由大廈內電梯壞掉之事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思考的方向。

三、懷舊：「電梯壞掉」事件作為返還前現代社會之入口

在〈西西《我城》的科幻元素與現代性〉中，陳潔儀歸納出西西在《我城》中對現代性議題思考的兩個面向，其一為以阿果、阿發為代表的第二代，他們生於香港長於香港，自出生伊始便身處於現代都市，陳潔儀指出這些第二代對現代性有著樂觀、輕快的正面看法；其二則是以悠悠為代表的移民一代，他們帶著前現代社會的經歷來到香港，厭惡象徵現代性的機器，對現代性持抵抗態度。¹⁹西西在《我城》中同時容納了這兩種不同的對現代性的態度，我們看到，《我城》中的人物具有批判性思考能力，他們對現代性既直接體驗，又能保持獨立思考與反思。正如陳潔儀所言「現代性的元兇並非來自『科技』，而是對『現代性』自身的無知無覺以至迴避的態度」，²⁰《我城》中的人物顯然是直面現代性甚至能夠對其有所思考。然而《美麗大廈》中的人物卻並非如此，他們只是一群關心柴米油鹽以及房價的社會中的普通人，他們身處現代都市，被現代性席捲卻毫不自知，其中僅有敘述者和鬢髮鄰居屬於知識分子，喜歡看書、看畫冊，討論哲學問題，能夠像《我城》中的人物一樣批判性思考，但他們也並未在小說中體現出對現代性的極端反抗，實際上，他們和這座由中下層階級組成的大廈頗為切合，皆奉行著現代社會的「疏離」法則。毫無疑問，構成香港城市人群的絕大部分正是《美麗大廈》中這些對現代性毫無感覺的普通居民，以及雖對現代性有所察覺，但仍無力抵抗的如敘述者一般的知識分子，那麼西西在《美麗大廈》中，實際上是對現代性議

¹⁸ 同前註，頁 161。

¹⁹ 陳潔儀，〈西西《我城》的科幻元素與現代性〉，《東華漢學》第 8 期（2008.12），頁 247-248。

²⁰ 同前註，頁 247。

題展開了更深一層的思考：在現代都市中生活的普通居民，是否可以返還前現代社會的溫情生活？於是，小說中那部陰晴不定的電梯打開了西西思索的閥門，電梯壞掉以後，梅麗大廈的居民們漸漸開啟了另一種生活。

我們看到，在電梯壞了以後，梅麗大廈的居民不得不改走樓梯，同時，由於交通通道的轉換，大廈居民之間的交流多了起來。但是在乘坐電梯的時候，居民們也共處一個空間，為何要在走樓梯的時候，人之間才會發生比較深入的一點談話呢？王德威指出了關鍵所在，「相對於傳統經濟地理常與都市共存的特徵——河流，《美麗大廈》又一次展現了它的現代感。支配串連現代都市運作的，不再是河流，而可能是電梯！」²¹在小說中，西西亦借敘述者之口道出了電梯實乃城市病態的一個載體：

你感覺電梯不過是一個幻象，樓梯則具體得多，你可以觸撫樓梯的欄杆，看見樓梯的樣子，這是一件磊落的物體，光明而不虛飾，在樓梯上步行，你有一種腳踏實地的感覺。你並不覺得疲倦，反而獲得新鮮的經驗，你想起在電梯中的侷促、擠迫、不著邊際、囚困、憂慮、惶恐等等的不妥，反映了都市的全面病態。（頁 93-94）

電梯是現代城市的交通工具，亦是現代性的象徵，它隱含著現代城市最焦慮的成分——時間。電梯是快速的，它無形中亦影響了乘坐電梯的人，這些人趕時間、講究效率，在一種緊張、匆忙的狀態下，人與人之間自然只會點頭問好，無法展開交流。而樓梯不一樣，路途的延長以及體力的耗費，行走在樓梯上自然增加了大廈居民停留在路上的時間，在這裡，時間才有可能緩慢下來、沉靜下來，時間的緩慢帶來了交談的可能，同時交談作為打發時間與休息期間恢復體力的副產品，便有了可能。

西西評價自己兩本寫香港城市的小說：「如果《我城》屬於開放式，不知《美麗大廈》又是否近乎封閉式？」²²如果西西所說的封閉是梅麗大廈電梯壞了以後，大廈居民與外部世界些許割裂起來，那麼實際上大廈內部的居民之間反而是流通的、開放的。當電梯壞掉，居

²¹ 王德威，〈都市風情——評西西的《美麗大廈》〉，《八方文藝叢刊》第 12 輯（1990.11），頁 99。

²² 西西，《美麗大廈》，頁 212。

民們改走樓梯，為了方便，有些人出門的時候順手幫鄰居買東西、倒垃圾，人們不再跑到樓下雜貨店，而是直接到雜貨店老闆位於大廈的家裡買米糧油糖等。這樣一來，居民之間有了進入對方家裡的機會，也有了面對面的交流，漸漸地，走廊上原本緊閉的門都打開了，人們開著門，家與家之間、家與走廊之間呈現出開放的狀態，就連剛搬來的敘述者也在一次鄰居的造訪中打開了自己家與公共空間的通道：

你旋轉門把拉開，麥大牛的臉退遠並且恢復常態，你從衣袋中取出四張藍色的紙幣，打算像以往一般自鐵閘的縫隙中穿送外，結果卻拉開了閘門把管理費交到麥大牛的手中。你邀請他進室內書寫收據對方則微笑答曰不打擾了。你可以看見麥孀朝你的方向走來，手中端著一碗冒霧的食物。（頁 167-168）

接下來麥孀給敘述者送了一碗紅豆沙，走進屋裡發現敘述者的電視壞了，就讓麥大牛幫忙修理電視，當電視修好後，他們離開敘述者的家，敘述者「拉上鐵閘卻讓門開著」，新搬來的居民也開始融入大廈生活，大廈內部的關係漸漸流通起來。

謝曉虹指出，《美麗大廈》中的樓梯、走廊可視為一種通道，通道體現了城市的開放性、流動性與活力，而經由通道，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個體與他人、個體與城市的關係。²³在梅麗大廈裡，通道連接了個體與他人，使大廈居民得以相遇，個體與他人、與環境才有了連接。另一方面，當電梯壞了以後，居民們的活動空間變小，在大廈內存在的時間變多，於是天台變成了大家的休閒娛樂場所，居民們到天台上晾衣服、曬被子、打太極拳、曬太陽，甚至有人上來擺一張桌子喝酒。天台把大廈居民聚集在一起，時間在這裡緩慢下來，居民們因而能在天台上展開了比較深入的對話。這一切都顯示了電梯壞了以後，梅麗大廈才漸漸變成了西西所謂的「美麗大廈」。

那麼，對於西西而言，什麼是「美麗」的呢？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漠不關心顯然不是，西西本質上還是傾向於人能夠在現代都市中回歸前現代小城鎮、鄉村的人際關係，以溫情取代冰冷。我們看到，在《美麗大廈》中，西西無意激烈反對現代性，²⁴西西亦從來

²³ 謝曉虹，〈通道的美學——讀西西《美麗大廈》〉，頁 231。

²⁴ 正如陳潔儀所言，香港六七十年代的文藝作品，包括小說、詩歌、電影等均採取批判現代性

不是一個激進的作家，她用溫和的、開放的心態接納現代性，並嘗試與其共處，在無可避免、無法挽回的歷史進程中，對現代性做出微小改變，思考既然現代性已然發生，那麼是否可以修正現代性中非人性化的部分呢？由此西西所體現出的，既非修復型懷舊（restorative nostalgia），亦非反思型懷舊（reflective nostalgia）。在博伊姆（Svetlana Boym, 1959-）的理論中，存在兩種懷舊形態，其一為修復型懷舊，這類懷舊強調「舊」，旨在重建家園並彌補缺席的記憶，紀念碑建築為其代表；其二則為反思型懷舊，這類懷舊強調「懷」，關注個人和文化的記憶，在徘徊於時間與歷史的廢墟中的同時反思逝去的時間與歷史。²⁵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反思型懷舊並不鮮見，懷鄉文學如蕭紅的《呼蘭河傳》即為此類代表，²⁶蕭紅在書寫中移步於已逝的童年的呼蘭河，對故鄉的懷念與對故鄉人愚昧的劣根性的批判同時浮現，是為反思型懷舊的一種表現。博伊姆對修復型懷舊與反思型懷舊的區分旨在理解人的鄉愁，以及解釋自己與家園的關係：

兩種類型不是要解釋懷想的性質，也不是要解釋懷想的心理補償和無意識潛流；而應當說，是關於我們如何理解自己那似乎不可名狀的鄉愁，和我們如何看待自己與集體家園的關係。換言之，我關心的不僅僅是個人心理的內在空間，而是個人的記憶和集體的記憶之間的關係。²⁷

通常來說，懷舊者的鄉愁及其懷想的家園指向了同一個地方，但西西在《美麗大廈》中的懷舊則屬於將舊的經驗移植於新的空間，也就是將對前現代社會的溫情生活，亦即西西童年在上海、浙江的鄉愁，移至已被西西視為新的家園的香港。西西的這種懷舊所體現出的鄉愁並不固著於童年生活過的那個地方，對回到童年的故鄉並不執著，原因乃在於西西在尚且年幼的時候便離開上海，隨父母移民香港，因而其對父母一代視之為故鄉的內地並未有非常強烈的

視角，對現代社會中的非人性、制度化、工業污染等現狀進行譴責，西西則能跳出對現代性的一味的悲觀看法與批判意識，拉開了與同時期文藝作品哲學向度上的距離，難能可貴。參考陳潔儀，〈《我城》的現代性：「未來觀」與「時間共存」〉，《中山人文學報》第 26 期（2008.12），頁 66。

²⁵ 博伊姆著，楊德友譯：《懷舊的未來》（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頁 46-47，55-56。

²⁶ 蕭紅，《呼蘭河傳》，張毓茂、閻志宏編：《蕭紅文集》第 2 卷（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7）。

²⁷ 博伊姆著，楊德友譯，《懷舊的未來》，頁 46。

的情感。其後西西在《我城》、《織巢》等小說的持續書寫中，漸漸形成香港本位觀念，作為新的一代人，西西已視香港為自己的家園。故西西的懷舊所呈現的鄉愁以及其與家園的關係是十分複雜的，她的鄉愁是對前現代社會生活的懷想，《候鳥》中敘述者素素搬遷到香港後，對位於一層樓的學校、一家人擠在一個公寓房子內之侷促的詫異，情不自禁懷念起上海帶有大操場的學校，以及自己住過的獨棟別墅房子，甚至浙江鄉下姑姑家寬敞的院落。²⁸在那個時候那個地方，人性尚未異化，人之間的溫情尚存在著，這是西西的「鄉思」。繼而西西在小說中處理的自己與家園的關係則是她與香港的關係，而非常見的懷舊中懷舊者與過去的家園、或者是故鄉的關係。香港極致的現代化令外來人不適應，但在歷史與政治的影響下，西西這一代只得安居於此，其後漸漸產生的香港主體性意識以及香港人觀念的形成，讓他們正視這個地方、建設這個城市。「梅麗大廈如何美麗」亦是一個「香港如何美麗」的思考，在小說中，電梯與樓梯作為一組對照，在現代與前現代的摩擦中，西西回歸前現代社會的人際關係，為現代都市人的異化提供了一個返還人性化的方案。因此，筆者無意定義西西在《美麗大廈》中的懷舊為何種形態，畢竟博伊姆對修復型懷舊與反思型懷舊的分類只是在形狀與意義上對懷鄉的情感進行描述，博伊姆亦指出，此二種懷舊並不是絕對的類型，因而修復型懷舊與反思型懷舊並未囊括了所有的懷舊，而只是以分類的方法更好地理解懷舊者的鄉愁，以及其與家園的關係。²⁹

但是又有多少電梯能夠壞掉？梅麗大廈對面的高樓就是一個例子，它是香港城市化進程的一個縮影，舊的小樓倒塌了，新的高樓拔地而起，現代性像隻猛獸不停地追捕獵物，變得更大更強。最後，連美麗大廈也是曇花一現，當颱風快過去後，管理員發現一陣蜂鳴之聲，正是電梯恢復了運作。當電梯恢復正常之後，還會有人再走樓梯嗎？或者電梯還會壞掉嗎？西西沒有再寫下去，也許大廈居民之間的關係會回復到小說一開始時的疏離狀態，也許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相處，他們彼此之間產生了感情，對電梯、大樓乃是都市生活能夠有一定的反思。西西沒有告訴我們答案，但在她對現代性的反思、對香港城市發展中人性的異化、對前現代生活的懷舊以及對此提供的方案，值得我們深思。而《美麗大廈》作為一本反思現代性的小說，亦應引起學界重視。

²⁸ 西西，《候鳥》，頁 229-230。

²⁹ 博伊姆著，楊德友譯，《懷舊的未來》，頁 46。

四、結語

《美麗大廈》寫於 1977 年，曾在香港《快報》連載，1990 年，由於洪範書店有限公司欲出版單行本，西西重讀《美麗大廈》，在後記中寫道：「時間也不同了，時間之所以不同，其實是因為空間的變化。我目睹這種種變化，並嘗試把它存記下來。」³⁰短短數語道出了現代人與現代社會之間的複雜關係，亦傳達出西西歷經不同時空後的自我反思。作為一個經歷過大變革時代的人來說，西西既歷經過前現代社會生活，又身處現代都市香港並獲得香港身份認同，因而空間的變化即是從前現代至現代的社會轉變，時間的不同則折射出人們生活方式的轉變。

西西在香港成長、工作、寫作，她見證了香港城市的發展。作為一個香港人，西西裹身於現代性之中，對現代性的思考，比之內地、台灣等其他華人社會，具有先天的優勢。西西在寫作中屢次反思現代性，從《我城》到《我的喬治亞》，她的疑惑與思考，在《美麗大廈》得以完整並集中呈現，小說描繪了一個現代性的世界，又經由懷舊對人與現代性的關係提出了良性的方案。

本文以「現代性」為視角進入西西書寫香港城市之小說《美麗大廈》。論文第一部分聚焦於《美麗大廈》中電梯正常運轉之篇幅，西西在此處呈現了現代都市人之間的疏離與彼此之間的漠不關心，他們面對情境無法做出反應，正是德勒茲所謂「感知-運動」圖式之斷裂，是為現代性情境的基本狀態。梅麗大廈居民面對情境只會看、只會聽，彼此之間無法產生關係，進一步則阻斷了故事產生的可能，是故「城市無故事」，《美麗大廈》的前半部分亦無故事，這是現代都市人的悲哀。論文第二部分將焦點放置於《美麗大廈》中電梯壞掉以後的居民生活，西西在此思考了現代都市人如何返還前現代之溫情生活。在電梯壞掉的契機中，大廈居民通過走樓梯放慢了生活的腳步，鄰里之間打破了疏離與無反應。這是西西的懷舊，迥異於修復型懷舊與反思型懷舊，西西的懷舊懷想的是自己在前現代社會生活的鄉思，處理的是自己與香港這座現代性城市的關係，在理解自我與城市、過去與現在的關係中，為現代人提供了一個與現代性相融相生並尋回失落已久的「人的生活」的方法與角度。

³⁰ 西西，《美麗大廈》，頁 212。